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張映標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首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爲讞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閲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

挾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出就新職迺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綵大抵遒固而時時飾以已意髙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為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微言眇申韓之徒務于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

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疏遠道君子病之新甫無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粤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遥自予鄉之薦紳先生涖兹職者俱為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士故不甚觧曉文義至

或挾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譟遁去稍與語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為欺我蓋其時云爾今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敎溥海之内疏逖不閉阻深闇習得耀於光明椎編而魋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駃而勉為文其頴稱名儒取甲第服官𧻫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為柳刺史柳隸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兼錢穀獄案牘之專職歟抑其

以適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覩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為子厚者勉之哉

送袁履善郎中審録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意行法亡論重輕云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縻而已所治即重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言醳之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攘奪仇殺時

習見桴鼓顧大要乃在椎朴少別生死巳爾非故挾詐奸文法陽畏而陰甘之也明興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梧令爲弁髻履跣訓侏儷使從經生言廓培底於列聖雖田畯游女咸思慕禮讓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喻者儆以法整一之於是法奕然著夷中亡大異內地嗚呼休哉今天子緣先帝好生德五載輒與思諭於秋官大司寇若曰外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益情而企罪乎民得亡蠢愚觸於網乎得亡疑似跡可入乎夫耳目之

不逮而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期請
遣使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緣推上旨劄使所宜遣曰内
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里
外吏間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繇也固必
得明練忠厚析於變而周於志者往廼議袁子之廣西
袁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剖析平亭
咸頌不寃三載論因還進郎中曹有異獄號枉而或多
所牽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欣然謂袁子當

稱是亡愧袁子亦欣然意得也退揖予曰不穀茲知逭於戾哉曰淮陽之役奉上命以冬月待報論尤著者固不敢淫逞其志猶致死也乃今致生之夫愛袁子者不以殊遠及瘴癘乎予陸行數月踰嶺其箐棘蒙翳重累岡阜若斷若窮跡其幽而纖芟介草出於刈跡燒痕者生意固油然具也山之氓鳥言而腥食蓬行而阱陷甚憫惻焉為吏所漁織罪犯文欵而飾怨者梏拳圜土中咸加頟望天子使一鳴訴其抑予務得情尚寛大哉俾

頌明加德逮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噓而甘雨沐也癉將無自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上既釆永嘉公言追尊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敎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縻縣官帑即代滿槖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詫上私人即三尺無柰我何而公既相緣天子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

報可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相絶不復敢希請公亦絶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指屈待發也非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内行整整焉覩頻首服哉公子姓鮮乞匄恩澤而上殊念之一日召其子有功有功穉而髫也授中書舍人公没進舍人爲尚寳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䟽事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冗未竟耶天夫司柄者何異乃爲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其坐客而又好治其浮

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挾先人遺脂車乘鬬雞走狗
為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上以尚寶事簡於秩號清
貴故多録相臣後使優游食餘舫爾即必取吏職裁之
而孽之罪何以有辭於逝者永嘉公相十歲上任之他
相取充位而歿僅以身葬亡遺貲至有功從其鄉富人
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愛其人
至惜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坿推有功也且謂
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難近如灌

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氣間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功去者難子永嘉公誠名卿㸔借上逆折若朝士士氣奪至今冤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巳之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勝公公卒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詔獄廷訊非自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洎氓畯卒戍不復見貂而璫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過殿廬中貴

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為恭敬亡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覩二正朝事爾當疏上執政為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既以辱先太師玆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為卑小官當也乃止有功亦識慮過人遠矣士君子能為此言何黜也予玆何以贈有功鹾治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為軍興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為國儵蟰蠹其積然玆非尚寶優游地也

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為若恚且惜矣有功盡勉奮焉毋使交好如子輩稱隴西李氏隳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子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静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往赫然震怒也詔誅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乏興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於是大司農日夜騎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日夜相講

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而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數千碩者予武階至三等金吾緹騎得遷帥䍐當戍繇多大冨侠民非久輒跳去僅跡罰爾度令情稍輕得上貲免其重者自若而他蠹隱匿狀如光禄将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鉤校之歲益縣官芻輓費十二三天子方坐西齋宫覽書巽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㐫人至破

廬舍當妻稚以償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而詭出名迫之是不顛頓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慱一生此何利哉御史廼條上大司農非計顧特賜沮格他語或多戇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驚為上言御史家江南嘗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應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還御史永安令嗟乎人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為巧

中軋已而遂開人主疑端否將言者路不亦大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宮第内外百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墾悉地力致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氣所緣而弗絶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脉何謬盭若此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也又非不爲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覩其利御史覩其害夫利卒不勝害

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農者則是爲大司農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閭黨朋友然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恠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爲民一致福令雖小畀於永安豈直言福之乎予可無慮矣予可無慮矣

贈劉朝宗之瑞安令序

今瑞安令劉君時時爲予言其先高大父文恭公也景

帝時太子故未廢而上自有子雅欲有所置革師臣唉
羸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因以覬幸恩
澤咸奏書請正所生子上閱諸曹牘獨亡太學師生名
也時文恭公實祭酒太學師云上不言然賞亦絶不復
及太學久之而鄉人楊尚書翥来朝謁上館文恭公尚
書上故嘗從受經恩禮異從容謂先生朕欲益置相鮮
當意者亦為思之乎尚書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
少知與以目中見亡踰劉者尚書出亦不以語文恭公

館之自如也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公知自愧責曰館楊公為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乃引疾而上亦坐舊銜故罷不相予嚮則已熟文恭公事至瑞安令言問知為其曾孫而益有慨也嗟夫劉公所謂介素恬穆無奸於時者也乃至違衆守是不折奇禍不搖危議即傳記所稱社稷臣何以加焉公僅不為相相少尊爾而至今吳中稱賢大夫必推文恭公其諸子孫廷尉太常侍御舍人冠裳挂朝籍亡慮十餘輩皆食公不

竟之報以顯其究指得失多寡何大懸殊哉然予則又知今瑞安令之賢也其高大父寔風之矣前是瑞安令明經舉進士行亡害分當從郎秩而令為進士則已馴謹信厚聲稱聞諸薦紳先生亡不為令游揚者而久之竟逡巡受瑞安且去瑞安令非大畀仰眎内也顧俗士僅見其表銖計而寸衡之令不得不輕其望令不得不内而令去為瑞安甚樂也於乎非深於文恭公之教者耶吾鄉者觀郡邑守若令緣殿最出御史監司甚或潤

疎其治條而恒聚精神於奉事間其自卑過人臣也而其先旨嚮而逆趨之也殆於媚人主即心喻御史監司所非是少不當而亡不罄折稱善併旦夕施下之而又旁結其所厚信為游揚其政名即最矣亡論所繇最也而上之人苟遂其一切而遂拔旌之以為固然而忘其職文恭公一儒師抗天子顏中其所不足不為動而畏避抹援若浼且病然假瑞安令繹其志治之則必不懾威而舍己厲衆以斬快廣結以要容穆乎諄乎致懇切

之愛及瑞安而已而居瑞安令上者亦奪於民故為褒
許之非必意暱而私自賞也令如是足矣昔漢時嚴延
年為河南好戮殺豪猾吏流血朱府道接驛奏事不數
日得報以為鬼神咸摇手腹慴嚴使君而更多蓄養奸
人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守霸方且從鄉課農桑察閭
閻事爾然郡婁舉豐年而使從西方来輙行將璽書黄
金之潁川不之河南守而延年竟以怨望及不道誅禍
福誠有端其於民德淺深豈可徼強覬避哉今文恭為

今守知其必不河南亡疑也文恭不為河南一時聲稱未可必知其當於民亡疑也予行哉後三年而有璽書瑞安令者予得而慶曰稱於文恭公後矣

送劉憲讜戶部守衛輝序

劉君之為人斤斤者謹許可顧獨首善予云予之善劉君自庚戌秋事始居未嘗不指屈竊歎伏也日敵騎蹂躪撓諸陵直走横馳道燒人居以萬計而天子下兵食調亡備切責大司馬大司馬咸皇恐請死六郡亡見車

騎發而中外獨仰雲中軍而雲中軍雜行敵中餉之莫得從大司馬所使諜非素出見踉蹌行襁者累劓者即縮引反而大司農心欲劉君將餉重發言君慨然曰生不食縣官耶即帕首韎韐請武庫兵不得僅得罷卒數十騎行輜重前追勞雲中軍卒生不習戰聞風簌簌林樹間葉墜則大駭以為伏咋指欲跳而君按劒奮前發不可已終與輜重偕抵雲中軍既發詔已重申使者指絜且泣軍中壯士咸踴躍欲死報天子而劉君歸從容

致軍事大司農先是君家亦莫知嚮也行蒲伏叩門者始得狀則相聚泣怨數謂不還而君還更莫信或以為物司之久乃稍就語嗚呼危哉大司農坐是中愧愛劉君而君署山西山西隸諸征鎮天子詔諸征鎮益治兵兵所奉及非時賞請檄旁午計度支水衡錢可數十百萬緡而請亡慮十倍大司農坐堂上仰屋歎晨朝諸曹郎不呼或獨呼劉君前君徐徐條所以應狀鉤校南方郡國藏悉輸致官而財節所請緩急次第之竟軍興不

乏而劉君大指乃在持國體不欲示窮乏遠近與竭澤
漁爾至所以探源啚委之説蓄未果究也而會君少有
所不足意輙語予曰生犬馬幸未憊爲上捍一面必有
當者何令齟齬操錐刀代他人悲喜爲也於是劉君分
出守數矣而大司農念如左右手莫可代則強挽留君
幸少緩計議邉即兵罷有以報君未幾兵少罷銓曹上
禄簿當轉二千石之銜輝苟有以奪君者宜右秩不守
守亦聽便郡爾雖然君廼得捍一面如素志幸甚夫銜

輝古稱朝歌牧野而敦之墟也擁太行犄共孟門而襟帶乎黄河左右内淇衛之水溉膏腴萬頃其形勝甲天下卒有變衛輝衛也而平時又多舟車使傳奔走絡繹居人亟稱守十九在途道十一真為守聽民事爾即聽民事少其張設陳措咸斂衣袵而守之是共孰敢干撓柱後惠文守誠致於下將必有欣然當心者又何至代他人悲喜如郎時語也劉君行得無有以而衛之先嗣君政告者乎夫邑令不具籍籍葦勞苦之賜籍又使人

詐亡行金津吏而抵津吏罪此其鈎距操切不赫然神明稱耶而蘭陵公過非之聚歛計數亡主也劉君為郎要持國體不欲為竭澤漁必舍是而保障何疑哉王子曰昨大盜弄潢池兵屠三輔邑轉浸而攻剽至河南風劉君庚戌秋事必更相戒遠衛界也守今居然重矣

送王惟正之浦城令序 代家君作

上之十年州人舉於鄉者為前給事顧君按察趙君撫司理曹君今浦城令王君與余凡五人而是時王君年

最少其為文獨精志潔而行方即以余之不肖亡以辱王君而二三君子亦皆歆然顧景而内遜然余與二三君子者後先成進士為中外官而獨王君之上春官者數矣再以疾不入試即入而坐誤格試不終即試所為文當於有司意矣而以裁數報罷於乎君之所以敓於人者豈其有餘憾哉然不得違天而獨伸且今坐而校藝者與奔走而求以藝校者今之角逐足於五父之衢知其未易辨也則二三君子不得以其一日而伸王君

亦明矣雖然吾且復有説夫天下有伸於爭之地者有伸於不爭之地者伸於爭之地者在天而伸於不爭之地者在已吾與王君異時讀書佔佔不止也豈非冀以施之民乎今天子授王君民矣與王君爲諸生見窶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蹙頞而思手援之泫然而止也何者以非其柄也今天子則又授王君柄矣有地數百里戶口十餘萬堂坳之下至於蔀屋上下脅息而耳目於一人窶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在王君一提

手挈足之間濡窶困起塗炭抑而有以白不可謂伸乎班氏之紀循吏何限戴聖明經博士師也而以墨治九江張季黄次公之徒其人或起家吏胥入貲為郎者卓卓稱中外也則又何以屈王君王君行意若有所不足者且謂余布衣交也胡愁然而無言余猶記嚮者從王君偕計吏舟中也篝燈熒熒然搔背痒相慰他日茍富貴無相忘今余幸而先事主上雖提數十萬衆扞北邊然甚恨初第時不得百社之邑而吏之今髮且種種矣

何以語王君雖然請得以干處規可乎夫王君為人誠廉不苟一介取予而又寬然長者其趨人之疾痛甚於已此非無當於民師帥願出君之所有者待民而勉其所無者待吏夫君何有不足也即余與二三君子當卒內遜王君矣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之為詩劇刻性致究極幻變擔材博而命旨玄即世所稱

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難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恠奇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决之所耳聆訟目閱牘而手疏記其去丘壑何遠也眊眊焉朝發攄其心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攷

之狗吾所好而他不易其去吏道何踈也夫新喻難李子哉子應曰否否子且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爾三百篇詩之大宗也蓋豳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蟲草木撫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軌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為詩其自為詩而已乎

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予應曰否否夫予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淫思殫精研析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愜數易不止也玆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眡詩也其不以易心眡政明矣李子故不當任爾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病新喻予將處李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

徇分蓋猶有豳民之風焉今去志所朔迨千百年𦽟蕃以豐得無有漓朴滋奸蘖牙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略去摽切鉤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豳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毋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讚山川之靈致采民物之麗衍標茲方之藝文太師采之庶幾嗣儷七月哉於是李子行予序以别

送比部陸子韶論決江南獄序

今年春天子下諸道使讞諸論死未蔽法者最重曰江南秋官之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報論決死浮法者亦最重曰江南於是秋官郎陸君往大夫於曹秩右且久也陸君視大夫稍次而其為人忠信而詳敏甚稱所以重之者於乎上辛哀憫諸元元無識而網穽之是觸既已肆湔滌之一熊大夫足矣烏用陸君為哉予聞之植苗者除莠夫非不仁莠也除所以害仁者則不能復仁莠且上務義斷其惡定死矣猶惻焉旁採

其所以生之而不籍其魁巨置之重天下將覬觎而輕犯法此何以謝天下也故上之使熊大夫仁也其繼使陸君亦仁也江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短髮畫體侏儷其音聲譯蛟隣而陸豕牧意不復知有文字交接與今世所稱説者而其人乃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黙自與法遠而非以避也此雖稍乏文采亦何害為古而今號能讀書詁言道理都服而嫺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販弛

擔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觀也然好盡出其智力桀以角虔劉其弱者狎侮欺詒攘扡挨扰盖靡不至焉戾積而身殉之嗚呼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以巧敗也則不可謂之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則又不可謂之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悲哉其蹈冥矣禹疇得不下車而為江南泣耶且上既以死未蔽法者付熊大夫而極究於法不能勝情死不能勝法者始付之陸君而君又僅獨取其尤誅之少有纖髮亡當於心得暫緩據實請

上之仁於民斯甚哉予嘗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温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為驛上書旗捕郡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數十里而目眈眈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璽書旌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婁剪之烏在為民牧哉即天子今使君君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戮而寔不得専又其旨乃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君行矣而遇熊大夫盍交

懋焉以仰悉徳意予家故江南從鄉父老懽且祝曰於休哉衣冠而銜命歲亡慮十數而僅二君生我者去厲我生者必有後矣

送惲比部光世擢湖廣僉事序

予郎時見楚人語承天事者蹙頞曰嗟哉不支矣天子設置直指使得考糺奸蠹巨細便宜為民一不當中貴人意竟持其底而孽成之吏何以措手茲土也下直指使曰藩臬又下藩臬曰守令何賴焉勢日益輕而自顧

日益切執敢借惠文法彈治泄然而秦人視粤人瘠也
汲汲然而俟後君子得無坐就壞哉惲君光世時為他
曹郎聞之不然曰言者何舛不自惟也且謂天子念其
鄉郡國耶當不忍令魚肉之直指使得中貴人枿其魚
肉民狀不悉以聞上而徒假威稜恫喝而廹之使豫謀
是倒刃逆授柄敵也往天子行視先皇帝園廓增制度
戒有司為道亡芟薙一草遇木枝偃磬折而過誠不欲
人少易其所自而柰何蔑忌器之戒摧其所甚諱也即

鮮貴人敵得不罪否乎葢又惜夫藩臯之號佐直指使者漠乎不先其未發而道之實授彼欵張其勢矣前之人輕待奸而中奇禍後之人重慴禍而跅弛委靡甚且與暱焉豈天子所以設置使與罪使意也吾守已甚完而推腹愈信陵寢之敬以時而湯沐之綏以厚徐而待之不率禮而喻之不率法而裁之夫禮格乎强暴而法伸於明主則未有娸中者也予時心念服光世言而亡幾天子果悉腹心臣議馳傳徼逮中貴人更易布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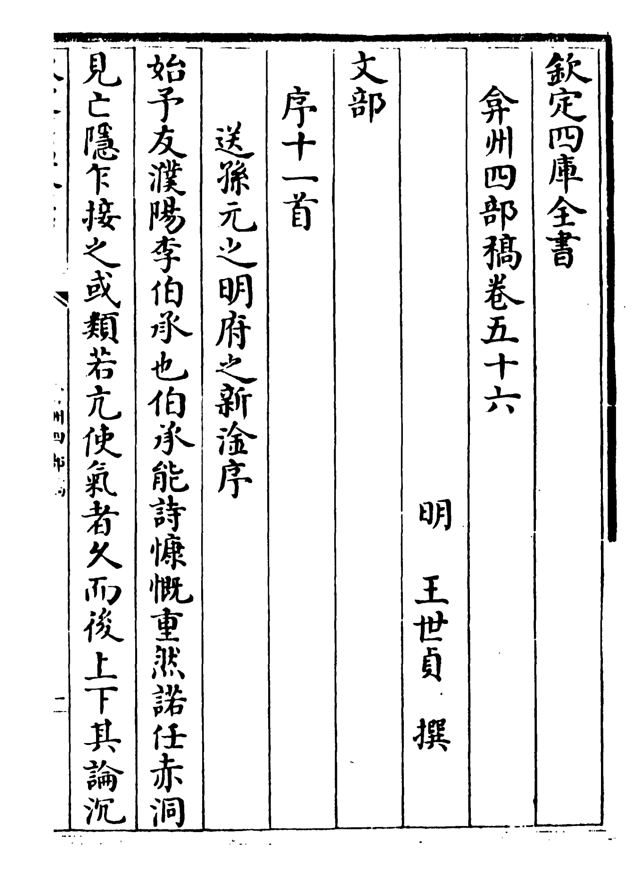
詔後繼者亡得借櫜梓故干撓漢家法諸吏直指以下
歲時致恭先皇帝園外得禁鋤強為非守者即齪縮選
愞寡益於民坐不稱論而又久之光世繇郎積資亡害
擢按察僉事之楚僉事即臬司佐直指行事者也又專
治承天於乎異哉光世所為稱說於昔則既已驗而當
事者若真知而遽授之不使僅以稱說云也其亦懋施
之哉昔漢世祖行鉤隱匿問東海王獨疑其南陽曰南
陽帝鄉多近親不可問世祖蓋惕然悟也推其指叚借

強項令使折抑貴主欲以風戚黨而進天下之持法吏今天子幸既已晢於志不欲稱私其鄉而江沱汝漢之間又最深騶虞之化者非有南陽貴戚蟠結之患所使中貴人寔恐悚尋前覆矣君脩於讜言又何疑耶予無似辱於同年中稱厚間窺光世忠實明決有長者風至治經術取高第屈為法曹不見所不足能為文文駸駸數千年格也而又下數千年而推予他所推非今負高顯聲稱於衆者此其大云予曩特憂光世勇於達志或

率致少婉而明練習天下大體如所言者予高枕而待

君之楚政矣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送孫元之明府之新淦序

始予友濮陽李伯承也伯承能詩慷慨重然諾任赤洞見亡隱卞接之或類若亢使氣者久而後上下其論沉

深當於理可信也伯承既以吏部選人次授新喻令行而受予所為令者予素以自愧以不能當伯承即有所稱說烏能資伯承哉伯承為新喻之三年而予僅得友華亭孫君也孫君治詩其所稱業稍異伯承即乍接之而温共委蛇斤斤亡不折行願親而久而上下其論亦沉深當於理亡異也孫君次復當得令乃令新淦其邑居並臨江支屬出而朝臨江守及臺臬為鴈行差池車騎肩相退而考吏牘案土風所施設類同當甚得也鳴

呼奇哉予椎鈍少他能狀幸得交二君二君幸得令而壞封接蓋若予往矣日伯承有所不合而衆毀之盛曰新喻令令而詩乎已哉吏晨環令案問一言冀獲當而去而令愀然斥下之亡為敗吾思其毀伯承此耳亟言之而予不信蓋伯承行予賦豳風云其指略曰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究物曲偏昆蟲草木析民隱則起止服食祭祀燕饗食力助弱咸周愛而曲豫之而何以詩厲政者伯承深於詩爾耶未幾臺使首推揚伯承行能跡

卓異宜別旌而毀者亦改前大譽令得民稱矣烏乎自秦興朔罷經生業刼天下以吏為師漢雖稍蠲復之而其道終泮不合今號能精刻名法家及所急錢穀兵甲吏人鼓類詆譏治天下何用腐儒為也此皆非真於法家錢穀兵甲語者齊人轅固生河間韓嬰之流治詩大氏守其師言膚末耳然能信之亢太后刺圉彘不撓為正語非平津佞而傅清河常山各蹇蹇多善聲偽太子詣闕時衆羣顧愕眙何敢先發而雋不疑奮然叱縛之

其所引經非能當於指而朝省見亡不披靡下至其後雖趙京兆之吏治獨屈指不疑以為此習朝廷事已曷如也而况孫君明四詩體於其温柔敦厚者耶向予謂伯承即令不稱然不以易其詩也果不稱令意其為詩亡深得也今孫君行而之新喻而不治則可行而之新喻而道途關橋梁飭獄亡屬男安耜女安織口新喻令功德不置又何疑哉為我謝伯承亡負友信矣更三載而謝新淦令之亡負也

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

益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非耶司馬錯往與張儀爭覩其利矣秦得李氷鑿江灌溉漢得唐蒙開犍為用大行張騫言益斥地邛筰盡蜀土無磽瘠滷薄者語稱峨山下有蹲鴟至死不饑饒富何如哉蜀之賦足以自國武侯用其理蜀法田漢中男女襍居按堵無犯歲收供吏士廼不乏此特一時而效已彰彰然者無他法行也明興高皇帝制詔天下定兵政諸邊重蜀西邊番夷

以故重巳又詔天下兵當無事坐餽廩餼諸棄遺土地漸蕪蔓不理其令所在兵三分之一以城守二者就南畝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收其息以贍蜀獨得六十餘萬頃當天下半又故號饒無被兵然不聞轉巴蜀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縣官費庫藏匱溢羡陳陳之積其說何耶且既以蜀兵將恐槩蠹嚴法而威之法久不任特分外臺臣專糺理之亦密矣網益密蠹益深卒罷無所恤逃亡銖累而將又極意蠶食焉藩國之疆有力與卓

鄭之徒把持而漁其間何限也臺臣泄泄然冀得遞代去於是人又不任矣聞之衆稱外臺唯屯田簡號無害至多所兼治夫使因故襲陋視而不為之所冝其簡也湘南王君始由尚書郎遷蜀臬王君任專理屯以璽書馳傳往則過世貞而戲頷曰衆乃易子任矣夫子則何敢易哉葢王君嘗為郎治獄上間有所怒以屬郎而王君釋牘從輕典曰法如是足也他曹郎私目攝君不動而賴上仁聖竟伸王君法當君平時恂恂若不能出口

一旦法所在極以重輕廹之愈自奮即君任誠不易君胡不易也夫蜀大都之中彊挾勢要來奸吾政即以柱後患文彈治之耳或曰王君誠賢其望深而秩薄是不久當遷柰何世貞應之曰曷不聞趙搜粟棗都尉之治許下哉承亂草創法事事起猶收效速王君賢即故案不過一舉廢而裁棼何事久也今大司農經耗賦稅竭不足以奉戰士徵筭使冠蓋相望王君舉最報蜀士飽而馬騰廩有羸食當齎持黃金詔道西者必之王君矣

送翁比部德成守開封序

大梁代稱帝王都距其初二千年矣魏公子之下身爲客者客豪舉咸自歸爲任俠雪仇亡命下乃椎剽六博爲劇而務好雄其俗傳所謂梁國大都之中難治葢漢則已然自宣武起握天下樞陰陽風雨之所交與玉帛之嚮且久其習覩侈盛豈旦夕也地居五其民豪猾佐吏而治吏又併以其耳目智巧用於守一人守晨朝撫察藩臬候顏色亭午還坐郡治考見三十六州邑計吏

無復隱校毛舉則已廹昏食矣毋論其郡中事也齋璽書乘傳者水問車而陸舟兼道求息舍棘不剪不熟食徒御告痛惟守側目而是雖不計其他猶未也同姓諸侯王食湯沐何可屈指數哉此皆南面而孤與主上稱伯父昆季者然土力計無復出而封尋未窮也夫竭澤非守意也使諸侯王下不能具牛車與齊民等人大非所以奉主上親親意也居猶常時語耳逋豫方事起甲者出堂皇閤執兕守大梁城門晝閉矣楊中丞鼓灌李

之屬僅一再勝平之潢池中戢翼䀡視者何限彼其鷙桀披地圖吭咽區鄙計孰有踰大梁哉而况以彫甲故墉半𢻱之歲誨且廹之也則亡不謂大梁守重且難已大梁守甞遷太宰方更新事端剸人地奏擢翁君德成君為尚書刑部郎更諸曹不為曹事束貫其餘為尚書閱章奏所醳讞決法平亭大小百數即他曹郎白事尚書秘弗與謀也舍左右顧而君不在從召至已先解頤獄故無鮮稱者其守大梁亦用是君得無畀之厭股肱

地耶予讀史至趙京兆傾當何下今大梁其所任揣摩叅伍中人之陰神其詭乃究至瑣瑣者獨精悍常餘已力而畢衆才聲聞強前後欲并三輔曰亂吾治者左右馮翊扶風也使吾得無治之差易易耳張子高理京兆時幾逮趙冀州界大賊抱鼓晝百起一聞刺史往徙衆引散輒盡此何與造化威懾異焉然吾猶恠其調呂邑狀承風旨燕褒亡脫又從吏卒圍廣川格奸私首懸宫外大傷天子恩非所以處於疎與戚之間至趙用他事

論殺所疑邑子五日京兆晝夜文致賊捕掾此不勝徧
心故上下廷尉繫法陷身與奸人俱又何言也翁君繇
恵文出頤指寛輔法行而地令遠輦轂雖不鷙擊及工
小辦當無不隨至舉矣第吏聞曩中年密令渠支邑不
能如二君爪牙任忠愛孚尹積洽淪徧殆無以易也翁
君盡袵席其民而後洗刷之使元氣先精采而固衡宗
子與土饒瘠令足繼柔強藩扶禮善地無所容奸自易
而良行旅若歸囹圄損稀雖鄉所稱奚加哉且大梁亡

能難翁君得君恃以益重君得大渠又重予樂與諸君子跋而俟矣

送顧君序

顧君之視司隸比部者殆六年矣余三更秋曹曹事多下顧君所任而因以窺君之為人君於統甚衆其專為都官六察獄而自宫府中亡論鴻細亡不從五部辦治日數十百矣固纍纍然奔走迫弗及晷也已獨比部寂然亡見繁色者顧君才此寧無繁哉又金吾緹騎帥主

剌姦號腹心爪牙任至貴倨也騎冠武冠鮮衣挾帥勢直凌五部出其上事取顧指獨不能長加顧君君為推心計其可所不可者條析端狀以微詞遣之即無當所欲亦內歡相戒顧君不欺我帥時時稱比部賢云葢余念庚戌事靡不憮然意自失也士居平抗眉論古昔亡不見長者卒遇事起首鼠抱兩端何啻失其素哉敵輕騎叩長安門大司馬而下筴惟有閉門固耳不能出一騎與角顧令五部各部罷卒深隍使戎馬不得逕度也

君業已知計晚奮身從數十白夫不齎持寸兵當賊矢石百步内從卒懾敵攝以目欲跳而廹君故莫敢先會日暮入門門者欲絙懸君而上君怒曰敵來死吾耶吾乃死王事柰何從絙上乎竟門啟從容入矣于慝于慝棄甲復來彼其人恒時稱賢於君何限奪君勇當無自愧也顧君則為予言殆兩身矣所不縻爛敵手幾髮然予已聞君諸生居吳下任俠饒技多蓄奇出人阨而能詩善尺牘交諸薦紳先生少不為君游揚盛美其視比

部尤數以敏起最奏狀無害即庚戌事胡可徇次舉也今年春僅得擢徽審理審理為王治訟獄國大小無所不關屬秩得比上士亦榮矣哉然君得無不愉快於志乎漢法列卿二千石治行高始任諸侯王相也明之初興寛無間矣有司采過計狹柬王國官不得復入京朝著為令乃始厭薄以待不任雖然君誠謂漢重也而賈長沙董江都竟不聞得代去彼其自意材豈出絳侯平津下哉季葉之代柄者畫人以格猶未也士乃各官命

耳且自京以西無如徽大藩而王最貴當天子意所恃夾輔屏翼者顧君末至授簡居容之右史稱枚叔游王門不樂為漢官夫豈唯枚叔然耶

送陸大夫子韶守南昌序

陸大夫子韶為豫章守楚人魏生具論守事若大夫所以稱守狀良悉大夫意未既也則閒過世貞曰唯是江左之役藉大教於吾子以毋墮鷦鳩氏以不穀之不勝席茲重未有處也諸君子既用寵惠不穀而以屬吾子

其復之即世貞文惡能踰勝魏生哉雖然不可以辱辭
大夫大夫知豫章重耶守報關再旬日宰公睥睨庶屬
亡可當懃問乃曰竟何以易陸生葢亦重豫章守矣大
要謂郡握吳楚樞而撫察旬宣之寄也王國碁布郵使
接淅夕而馳抱牘棰告守未易婁舉耳毋有語大夫所
以重者高皇帝初起兵下建業披草萊置軍軍焉先是
稱偽號者南距吳四百里西距豫章為漢千五百里髙
皇帝出輕兵支吳若嬰兒之在懷而極力與漢爭豫章

幾以師覆數矣夫不憂四百里吳而憂千五百里漢也
豈無衡勢哉此豫章當天下重明甚漢得豫章輕舸而
順流因風不決日扼龍江之領明得豫章楚列戍逆自
潰髙皇帝奈何不旦夕計也前時負瀃相者始謀發發
即擣建鄴虛以社稷之靈奪其魄躑躅中道乃束手付
王伯安耳不然而小采用事議如鄧謁者上筴豈遽作
丹陽鏦也今上固仁聖然海内承晏安久而地數兵亡
不被中西北罷匈奴豫洛剏大盜全楚胜苗滇踣土師

甌閩吴越蹫島寇計獨豫章以東西樂土耳夫智者不
待跡仁者不治亂盧生之為醫也覩絶而任援望神而
却逌願大夫詳加訾也夫豫章民俗朴嗇力本士好先
禮義所訾非謂大夫更柱而易括謂大夫宜柔之也予
嘗怪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發擿鈎擿中人之隂若神
鬼焉海内大者守小者令咸内避居下風而班氏語律
津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龔遂輩其與
禮敦讓清浄不擾世儒類能言之然嚮赫赫者聲奪矣

甚哉班氏之深於吏也且世以最望大夫者有出簿書期會奔走逢迎外乎高之亦不過剔垢而任奇此何足重大夫哉予聞之先守陳公蕃高簡門亡所留刺恒一榻延徐穉子化以大洽郡今當孔道大夫固不辦為此然長安郎中倒屣謝山人矣舉陳府君事庶有以風焉大夫勉旃其無負世貞與魏生且得藉口諸君子哉

送比部吳峻伯江西恤刑序

惟辛亥嘉靖春正月天子詢於秋官之長下諸道使十

有五人洗寃滯憫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辟戍遣論鬼薪下者徑得從末減甚大渥惠也秋官之長詢於屬曰是惟上之至意毋負屬各以長往蒞其地最重曰江西江西揚之屬而吳楚之交也其君子崇尚禮義彬彬著天下其小人儉以嗇然或多深文相詐好鬼而信徼嚚訟而非其上未易平也於是郎吳子竣伯應詔吳子先江陰令高第徵次當補諫官而年少不應格還爲郎會尚書悉部牘冗未竟擇代閲者謂吳子習之吳子

逡巡辭弗得即代閱牘著聲也秩宗之僚闕天官卿謂
吳子習之以薦格不行歲丁未秩宗請試偕計士詔復
用吳子於是聲稱奕然著卿大夫久之秋官以職請曰
律高皇帝所定也列聖因時變推廣意益之曰例例非
律所該其究乃不大違遠律而中外巧法吏或借文飾
私怒甚非所以惠念元元遏絕奸究也上曰善其更定
之退輒屬吳子吳子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復之
刊布著為式夫吳子儒術吏法斤斤精至如此其何有

江西哉雖然予冥聽而聱言之試籌一焉夫古之殺人者非誠甚惡斷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故恒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以生廼死之定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致難易生死間哉所嚮殊也今京師號輦轂民犯者具獄成一不當大理得駁問夏五月上稱暑故賜湔白他以第寛宥秋聚百官更推之必亡枉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右扶風外即漠然付巡察而所遣僅此十五使嗚呼地中外殊赤子寧二命哉使者即不悉

聰明務究得冤苦而優游據尊重自將時以隙故與廵

察相左至得請報免而輙肉腐其人比巨懟甘傪待季

者更優游食縣官是速生者而死之豈使意也又使者

或僅求欵成案中夫此語常格爾吏刻深名能法家必

精密獄求欵得乎夫吳子固優知之予又何言也蓋前

後慮江西獄亡論數十百人其疏草傳至今惟孫忠烈

公與叅政葛公木其究可思矣吳子盡勉焉思惟日孳

孳以求稱使亦願愈砥節樹行巽道而敦學俾吳子之

使以人重如孫公其人以使重如葛公予不佞與有光寵哉

送御史大夫芹山陳公總漕運序　代尚書

西北稱邊塞者九大鎮吏民被甲植立而仰度支地瘠滷少產又罥䍐亡竒羨之積大司農所領錢穀太半不足以奉戰士受寄委輸若陸海然即大司農取辦賦江以南耳轉都官粟繇江而北者歲漕可四百萬石迂淮濟取甬北走京師於淮置綱填焉當事者即亡不切偲

慮寇以害且見狍而不知夫此特其標末耳夫江以南固

腹心也淮吭咽也不給邊吏士不足以戰江以南不治

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雖有壯士僨興張脉吭咽

扼塞首尻若絶勢固要致易暂也日者代上谷新中寇

而歲數不登其人半菽而食守臣淵焉不以時請急上

赫然悉捕按諸不言急者大司馬晝室議推少府金錢

徧賜吏民上熟視羣臣中度可遣者少司寇陳公以職

非所治而上獨曰是無以易陳其於是公竟持中丞節

飛六傳往宣布上德意吏民扶痍傷叩首天子大恩還齎金錢家相語為縣官乘障即兵死亡憾陳公以其間日夜料徒卒行險易揆踦纛宿鉤尺營屯地圖方略上之天子乃益器重公亡何中丞鄭公自漕鎮入贊銓柄而陳公復見推擇超為御史大夫代之命下薦紳先生交手相賀得賢計相治餉道淮不慮失鄭公矣葢異時島寇起肉吳會之墟江表列斥堠以百數冠蚕食且徧羽檄旁午上大加惠元元制詔地殘冦者有司按行南

亡蠲租籍減漕幾二百萬所以為根本計良悉雖然此
殆未易恒也夫公不從代上谷來耶諸邊人越數千里
而衣食江南轂相擊牛馬望道輸發猶時至廢烟火剩
拾草椽上安得更一二歲蠲租籍也京師宮府大小亡
慮億計豈皆枵腹而奔走事事哉吾故曰江以南不治
不足以給也即歲甚饒樂守令科税悉上漕綱無闗而
御史大夫東西罷奔命不暇卒有不虞濡滯逵道或桀
黠奸人教海寇窺伺虔敚不益大可患矣吾故曰淮不

治不足以逹也明方事治兵東南徼諸道掎角而廹島寇海上蕩平爲日以待而天子推喉咽之任舉而付之陳公始公婁踐藩臬少蹟輙起愈振而嘗督留京儲益習熟其説至按行邉事上方略尤偉雖古人曷加焉公才固無難乎漕者予嘗讀唐史多稱劉晏韓滉事鉤校叅伍精悍善任一時人主倚以爲命庶幾哉填撫之良而陳李輩烏起跳梁江淮間滉方横一道節擁强弩不能慨然有所祛除而徒齗齗工小辦治爲也乃今島寇

差徑庭悍藩矣而天子神聖公才固數倍二子當從戈船將軍出大海截鯨鯢之波都護護舳艫魚麗而上亡論中外飫江南粟陳陳之積策勛鼎彝方召之詩何以過是哉陳公聞予言起而曰子固嘗試之者也請夙夜毋負大教且以報二三君子

贈沈君子善之光山令序

沈君之治鄱陽七月而政成持先恵州喪歸再縣吏部選人亡害補光山令鄱陽人得沈君未幾而其熟君之

條而易其心志殆不啻久然君不為一切小辨亡竒耳目任所按即法大抵輔意而治其要以使人易受而已邑故隸淮王諸王國官吏卒所為跡令狀逆自欵伏戒勿辱令知上供器道相屬而吏不得緣是侵牟毛髮公府之嚴沈君若神明其狎於民類俔濡之就哺江以西上計固少殿度無踰於君者君今去為光山光山中土亡藩封之奉與費地鮮上供民不罷驛騷之役即中才之士尚能循跡而治而况沈君乎哉沈君乃過予有憂

色曰夫易我於光山者淺我者也子獨不覩夫天下之形耶懸瓠豫分之野史固稱剽輕易發怒又地薄寡積聚當其時已然其民支三方而居巢藪盜俠椎埋為人借軀忘命北迫之則南浮淮東走江夏南迫之則西北跳宛洛令惴惴焉以其身寄於畸人之上唯難之是恤往正德中擾緑林者鼓行而剽上蔡確山躪為墟謳吟未絕而師氏起幸接境亡相及而民間固尋響待起比比也夫中土者寧獨高枕卧哉今島夷犯吳會吳會人

錯賊而耕敵騎數殘朔代南北羽檄之使轂擊蹄接招輕民以亂形一旦投足而起憂未可量也夫令平居委蛇飾刑名比詳之業足矣非所以語緩急任也墉堅而濬深實甲庾積此未有不勞苦吏士者也見跡而動未易理口也屬歲之厲農千里半菽併口而食令袵席而湯沐之猶懼鳥散卒有不虞胡以相待鄱陽故江邑耳爬搔櫛東而煥然改觀嚮所謂平居令也令得無畏哉況君明習天下形如此而又虩虩然亡以成績待已亡

以易心待事乃所饒不獨為令矣亦有虞君之所憂告者乎吾聞之西門豹之令鄴也鎌不廩蓋兵不庫藏卒然而調發而子弟人操殳父兄糗糒兵食栖於閭閻之間而却敵西河之外此所謂脩於不見跡者非不見跡而動者也沈君其又何讓矣

贈醫者光禄署丞諸君序 為沈員外作

周禮載膳夫庖烹內外饔人秩上士醫師掌諸醫療之法而屬又有所謂食醫者均上中士秩也漢以後頗稍

稍損益其官明興蓋加備焉為光祿寺治外饔秩眂中大夫大醫院稍下下亦大夫也重矣然未有以其職之相通説者夫古先王之衛身也甚周而取資於人甚悉也綴衣圉馬虎賁侍御去師傅豈特尋尺廼必欲得吉士君子哉察細防委其預於機深矣今夫醫之為功顯則小而微則大也決脉投針石顯之效也飲食起居微之幾也故醫之屬四食醫首焉俾烹治調和宣節之以道也其所謂膳夫庖烹內外饔人者未有不通於醫者

也昔者扁鵲朝三見齊王而三謂之曰疾漸近矣不治不起王怒叱之扁鵲懼而走王疾然後求扁鵲也晚矣夫使扁鵲得日視飲食起居何至斯哉今之於是官也重其名尊其位而不責其實不以能者充之後或光禄無預視膳太醫不究劑於是乎先王之法之意遠而君之身惴惴焉付之豎刀易牙之徒而不顧嗚呼難哉吾持是說久而未有告也吾友諸君授光禄丞丞之良也以儒顯能熟經史諸書醫其餘也吾曩不自惜得疾幾

殆賴君之餘以起凡起於君者蓋不但吾也吾故為是說告之惜乎無有以告天子者俾諸君侍清穆之燕其朝夕察細防委兼總二職而儒道申之將必有世受其福者夫豈惟和平之在躬已哉

贈楊憑序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尤跅宕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𢹂蒱決數十萬一擲雖貲不中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便騎習鬭尤以

信義稱既濵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能任者致之為撫恤計妻子良厚咸踴躍願為楊君死甚或驁桀亡狀衆所畏欲避而楊君獨狎之得其力郡守尉業稍稍聞楊君於是郡多偷則下君捕諸任人咸來佐耳目徼知偷處楊君坐起不離家指顧曰某從某所得之或蹤偷伍中發或偷臥甲者出於牀俱以次就縛亡一脫前時大盜洪等既越獄則糾衆浮艨艟首犯郡欲以報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

別遣將出而會有薦楊君乃令楊君叅軍事諸橫海樓船別校陰取君進止君謂賊驟勝驕速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鼓噪進君麾其私屬直前搏賊大破擒酋洪餘斬獲無遺使以下襲楊君功得還君僅上賞格然不自明又捕商舶沒香藥珍珤悉以歸官楊君亡美衣鮮食之好少鹵獲輒分其下其輕財好施予蓋天性然楊君游於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畢畢罄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歎服謂書生不

如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予方里居從里中少年揭竿木褁裳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衆雖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韎韐佩兩刀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料羣少年勇怯勇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申約束定賞格予恃以益強數日聞郡兵且出掩賊而六合令自以果毅往張甚衆亡不色得楊君獨曰六合令非能見大敵者又帥二二當亡節度必敗尋敗問至衆驚而更問

君君曰賊飽不久卻矣果卻其料審懸中若燭照然嗟夫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滅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吳得之重亡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諸公固俠人亡見才今楊君見才無為引楊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必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別汪仲淹序

伯玉謝中丞而以戊辰春訪我海上也則仲淹能詩古文辭稱名家矣太公許謂伯僕宦而始詩古文辭仲乃欲以詩古文辭宦乎哉仲淹意殊不屑也然其受經義數試角諸生冠矣至甲戌而余入領太僕則伯玉為左司馬益貴用事而太公亦封如伯玉官顧獨仲淹諸生自如也問仲淹卿何以久困諸生間大人伯兄盡貴柰若何仲淹益不屑曰吾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而是時余仲敬美副祠部郎仲淹楚服而游吾兩家兄弟益

發舒自得也顧乃伯視我又愛我詩古文辭既余出鎮襄鄧而仲淹爲祖至再不忍别且必欲得余之一言而後返夫仲淹沾沾第五豈其陽浮慕之而姑爲游大人以成名夫亦余之一言有以少當其志乎哉仲淹念以李于鱗没獨吾與伯玉不廢操觚業而兩家兄弟爲之左提右挈以抑主齊盟夫亦安能不視我伯也第今天下名爲右文然不得越經生術而遠顯古文辭士古文辭士故漸多顯者然亦不得越經生術而自顯仲淹稍

畀之其為我舉一觴曰藉大夫誨勉而就時趨矣當亦為仲淹舉一觴曰士不享大烹不為知味今時綦熾昌非子大烹日哉子茍仕矣夫豈唯伯玉余二人之歡子之太公可無辞矣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七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張映標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首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父老稱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重足立而是時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遐行何恐

也豈給事御史為操切激印聳動人主耶然足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黜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至武皇帝而始有坐糺彈不當意斥重且及笞鉗為城旦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為地為上啟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內之士爭相指曰其其以其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持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絶乃益務為含容輸欵及亡素以

蠱惑上使弗疑而久之徐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
敵天下駭其禍而亡其躁以爲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
傑之士漸解體不復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
重不逹重即天子以爲小臣暴横亡狀投鼠不忌器耶
大臣偃然而當其讐者天子也嗚呼吾仕七載而乃聞
之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見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始抑
之爲給事良久亡闗白人相顧疑曰抑之黙黙歟曷不
睊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爲天子言吏部尚書

侍郎不職狀上良是之切責尚書侍郎惶恐謝罪乃醳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抶詐受選人金贓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一檢討狐媚宰相抶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濫門巷虧損聖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朞檢討朞坐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為稱説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天子不怒而抑之已毹然無留意今年二月閩以按察僉事論聞吏部言抑之制曰可大臣當内

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縁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沮也其論事明切持隠中窾然不為硜硜矯亢亡以間激上當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為小人謀抑之良中為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縄其屬可否違意又閫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為安所望抑

之也

贈李于鱗序

海内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齮齕勝已者此其常云曰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李生矣其次為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蠖伏林野其聲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覩于鱗所非是寧不

側目惴且指詈哉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人即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鐘鼓未有卒其亂者即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聲固已中人膏肓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鱗哉嗟乎吾以為千古所獨喻者此耳子不能得之於父仇者無以奪而恩者無以致其效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蓬纍而行乎宇宙之間洸洋自恣適已並足其又何難焉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固當仲默沾沾氣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

脩靡麗弱不習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二君子畢畢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才未易當于鱗而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濶希心好誾一趨于鱗不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覩其所鼓動而傳響寥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不得志於今則欲信之後既不得志於今庸冀後哉則又欲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皆已朽矣柰之

何其恃而勝之吾復游京師屬于鱗已出守順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某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文大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隷人乎哉士於文當根極道理亡所蹈柰何屈曲逐事變模寫相役也吾笑不荅於乎古之為辭者理苞塞不喻叚之辭令之為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窮也代不乏司馬氏當令人舉遺

編而躍如胡至今竟泯泯哉蔡子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録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體也冐其名不曙所錄苦而要之理亦宄矣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令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塞纎悉其民人䍧羠與物土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奚晢也而班氏稍能客於文叙循吏

所以狀委致如其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漢時君臣小用之為郡國守相彼其所因利巧中肯出吳公趙張下哉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子何以一時而驕吾千萬年吾故舉之遺于鱗即二君子之徙移目吾吾且甘之矣

送高戶部之滇臬序

日予行部薊薊故邊塞要鎮也而趙君治兵高君業治餉是時高君遷滇臬未發則簿案蝟集矣而二君者數

擊鮮要余于崆峒之野歌呼竟暮乃返更西抵盤山眺絕頂窮幽閒恠石伏泉薈蔚之木忻邁而出又趙君所不能從者於乎此寧無難餉哉乃趙君亟為予言不佞亡所諛高君更僕而數其異政未竟也始君釋褐禮令禮亦邊邑也君披草萊而剏治亡見難者俄入司農郎摧吳關吳號沃饒中土君去不三日而島冠暴起覆我師乘勝來刼剽高君亡半鏃尺障之備而徐以計緩賊悉還其重去賊睥睨徒手返耳吳民移舟而北者可數

百千君令無譏征也或曰是不憂度支章哉君謂即罪吾當之吾終不忍以天子一日養而易數百千命半日賊至矣其不魚肉幾希活髙君者至今加額而祝有後也則吳竟何以異邉君又何難焉君之來爲薊也赤白之羽旦夜相屬庾無見糧將士擐甲待炊何限也君鈎㪍陳㢢搜伏匿得要害之政不必事事毛舉而奸吏重足立亡所乾没商當上芻者畏之若嚴霜而就之若冬日也所乳哺將士各得意去亡譁矣則薊又何難君焉

抑又聞之高君敵寇古北也大帥不介馬而馳益發車騎旁午使䀹郎何狀高君方蒲博飲自如也帥謂郎不親行餉安給高君益飲自如曰餉須郎行而給耶晚矣指屈軍行其道其城伏食不爽也以故君不見跡更盤錯顛沛之地而有餘趙君雄才人也其不得以氣加高君而為之稱如此今滇雖越在西南萬里外然獨稱伏焉吳蓟故君所理也而被兵天子數拊髀思鉅鹿之戰一旦有以髙君之功言者必召君亡疑矣

送少司馬吳公入為少司徒序

語云賢者治亂不肖者亂治豈不誠然明徵哉㫺則嘗目庚戌秋事矣敵寇漁陽以西燒三輔也吏士鳥獸竄股栗自殘即亡敢鏃北嚮焉豈盡吏士罪哉當事者輕挑屬國夷而敺使北引弓之民合為昆季倒授冦以太阿矣又泄泄然自如也天子不勝怒且恐刷夷其舊而南野吳公乃始由臬超為中丞來代公單車馳之漁陽漁陽新中兵餘民雜逝者而栖耕地白如甌脫付冦共

之裂中裙剡木末為兵革謳吟痍傷亡一日之固人謂吳公即俞緩奚樂耶且未也而上所使大將軍躡寇因佐寇剽賊恫喝張皷志洗懸官槖而空之吳公從容不動色日夜務起其傷困者而節嗇其力稍間則以其羸罷卒乘繕堞完蓋五里一置又多簡賢守令埽剔棘攺祚席矣而是時諸中丞北憂寇南憂大將軍私自詛得以身謝幸甚而吳公愈益治兵自如然竟不能有所中公公又悉召諸屬國夷湯沐勞酒食好謂毋忘先文皇帝大恩

人人思自利觧雔請質則奪冠之耳目而肝膽我以故
凡六歲冠四入輙鉤得要害逐敗之彼亡所尺寸利躑
躅塞上矣而公用勞即軍中拜少司馬俄加秩服一等
如尚書久之公遂入為少司徒當上漁陽吏人及三輔
愁若念父母狂走謂還我吳公然一追念其秋時被甲
植立卧起霜霰旦暮隣死焉而不得飽間者入吳公手
公馳急請度支粟金錢來活我今又入為度支其更私
我則似又欲公之去而度支也雖然公亦唯其所繇入

乎夫島寇踵告變矣江南粟金錢地也而寇蹂躪之壯不得老少不得壯農手耒耜女坐機杼而待命十道之使衣冠相望髓竭脈幽異時筭軺車緡錢摧鹽筴諸買文武功爵試補吏先除減直就級牢搜之技下逮槁壤窮矣而餉不止度支何以出入也則吳公當遂計天下寧漁陽哉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今皇帝創禮樂復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業

日相與賡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文章高天下以遠故厭廢為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為順德守滿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輙報罷上之三十又五年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奉璽書秉傳以條課秦慱士子弟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為文貽于鱗云秦封自非子而孝公幾祀矣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寢故然耶至於小戎黄鳥蒹葭諸篇抑何其深文婉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

修於辭相矜尚鉅麗矣乃見黜於仲尼而録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教漸焉秦王呑誅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頽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更覩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漢興治馬上而自栢梁以來詞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卿虞丘壽王褒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於乎

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關闢六經而道路子史矣未央馺娑井幹之瓦猶一二存者寧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來二華遠蹠終南太乙髙蟠而揷天欱灃吐滈不削其舊獨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瞰山東而已然吾聞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為古文辭而關中士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蓋庶幾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楊文襄公寔為之師倡之獻吉諸君子時時慕稱楊公不衰也彼所謂師者訓詁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得舉二戴何

鄭以慱甲乙第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倡也雖然千餘年來磅礴欝積氣不得决楊公一小振之亦難能哉于鱗之為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束以吏事且於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閟不出而兩河之濵跂嚮而思奮者比比令上以秦故選于鱗非少于鱗有所不足益以秦山川令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風而呼不加長而應者衆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壎如篪如璋如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

易于鱗其有以牖秦哉世貞採秦風而得小戎諸篇也刪書而取可以誓者知其爲于鱗功矣

送山東按察使朱公遷山西右轄序

昔曹平陽相齊其所稱受於葢公者可幾也夫以齊之刓夸任俠承羸秦之亂諸彊田宗眈眈視矣而葢公者以無擾一語而偃然避坐之尊其本末不大懸殊哉然平陽用其指相齊無已而又用之相天下謚如也則豈唯齊是賴於乎謂收圖書籍薦賢者平陽耶約三章法

者平陽耶發關中老弱未傅詣軍及為民請苑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柰何與酇侯並也葢漢之所以為漢者一酇侯足矣平陽以守為創毋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埒於酇侯而收其逸髙帝則已懸燭計指之矣是故寧以平陽之後付戇之陵木強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持刀筆而操切其計也張釋之賢人豈忌庸於嗇夫者彼之所以推進絳侯東陽葢陰折鼂錯之斤斧於來主也郅甯張趙之流雖其人天性猾賊刜杙其腹大槩

有所窺見緣飾小材以覬一切之好而任事者見其毛
舉鷙擊工小治辦固欣然忘其害矣且有所大快於前
者必有所大不快於後即如人行求長生一旦有所襲
逆或氣結轖而違軌遽厭其緩而求金石瞑眩封炙排
盪以去目前之疾疾去而所存者幾何世儒僅識其形
以創立興變為難而忽於循不知才辯敏給之士一不
勝其鋭雖欲自制亦何可得矣故世儒曙於為之為而
未曙於不為之為也余少鮮所更然雅已持其説而竊

從父老間語𢡱孝時事未嘗不愔愔㾮㬋也踈節濶目天下容有不竟之情而其治恒悠然而有餘蓋是時薦紳大夫以嵗計而今以日計偲偲焉竭澤而漁更沾沾自喜薄其故舊不我若而其脈已消耗矣居恒思庶幾一二平陽者既有事於青則又從諸君子識今按察朱公真其人哉公不為城府以接余也恂恂乎似不能言者余言而退慚其支也動而退慚其躁也公初守漢中久之乃奉璽書備兵使者遷叅政後先治秦秦故大都

會也其民羯羠不均然往往稱公平公不見跡而理來
按察齊齊固平陽所治又大都會也則豈無驅桀黠射
利如刀如濟南閬氏豪者公持不擾之說御之而遠近
逆帖内愧易跡俟化雖儼若尸祝而畏於神明民以春
雨而吏以霜雪也則公所得於蓋公者深矣公今又遷
行省事於晉晉又大都會也然其人淳而思有古陶唐
氏之遺焉其又何難公哉公行且相天下矣其為我終
始蓋公之說毋令後進有以郅甯張趙窺者

贈兵憲太原王公遷陜省叅政序

往太宰當考課吏而蘓郡守太原王公以治行為天下第一已遂遷按察使者奉璽書督常鎮二郡居亡何併常鎮入蘇松為一使公復兼治焉而會歲大侵都庾無半菽儲司農使者冠蓋旁午民益困迸祛為盜桴鼔數起時吏士新中倭無鬬氣故紙東約兒視金鼔弱弓枉矢蘆簹之刃不知所操握即海汛以非時至白羽交錯固人人自危矣公乃精簡諸郡邑良家子材官日勒步

騎射而使使走闔從戚將軍受陣法戚將軍於法嚴其
部曲居恒凜然若被霜雪卒使之有將無敵云而公稍
以意裁益其間務為簡易不苛又時時捎湯沐勞慰之
故其始屈於恩而就法既而益便習于教法樂而恩知
畏公乃日操切諸賊曹掾人自耳目使徼知盜魁次第
就捕江以南大治始戈船下瀨之師戍海者其帥多挂
虛籍以名廩食縣官緩急小不酬則蜂聚而起恐喝相
扇執縛司餉者以為恒公與周中丞謀嚴覈之第不令

後時給而已竟公任無敢小譁及反唇者兵日以益而食日以減公禔身肅軌於法鮮所操舍中外上下洞徹若鏡胥猾惴惴戴三尺而辦以故市井之民不復畏吏草莽之民不畏盜蓋自癸丑島事起十年而民始知有生樂俄公超為陝西行省叅政以去州之大夫士耆老相踵而顧余曰公棄我去大患陝矣是安所得公哉且公少年何能善于官若是予謝不敏則竊嘗聞之公夫錢穀甲兵刑名皆世之君子早暮孜亹以為事者然往

往外理而求之夫外理而求事則日膠膠乎擾擾乎以其心為是三者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于是三者不能不生厭薄之念而中竟累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得其妙吾虛其心澄其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跡為道與道兩忘則是三者寧獨無難公而已哉然公別予意不自懌曰凡吾所為小辨治耳所以移俗銷亂之本固有待也吾一困於逢迎再困於移牘三困於

婁遷而竟不逮何以辱大夫士耆老予謂誠有之漢宣時龔黄二三君子一經生耳穎川渤海之治抑何章章著盛也公官今雖重于守得自辟令屬死生之乎得一切破文法便宜從事乎六察大小使得不以苛禮相責乎朝施而夕徑得下乎得自驛置白事乎雖然予見公歲十九于道路而臺事十不一廢也公身所及者化焉身所不及指使而機應文法以蝟集而公以窾觧卒之獲上信下應世之法徧而中不染公于理事融矣假令

一當生地節五鳳時即彬彬稱禮樂君子焉胡頴川渤海為也於是諸大夫士耆老屬余次其言為公贈公行矣當道太原余往者竊一窺公魏郡之政而為其尊父水亭先生壽先生良健無恙公持予前後言質之先生試以王生為何如人也

奉送按察副使耿公遷治上谷序

乙丑春三月按察副使耿公由吳改晉臬治塞外兵始遼左以大侵告至比户相食人且盡矣而耿公由兵部

郎僉臬事往曲為法乳哺之即大吏不得獨有半菽剖
而與遼民共旦夕之命公間則提衡其將士而勉之曰
丈夫等死死義耳毋死叛也以故其將士匪至不能勝
甲胄然往往有壯色時謂耿公力居多云而會中土有
操濞戊謀者勢𤆞張甚且恃中有奥援數陰喝明使毋
得伸三尺誰何之耿公又用恭議往至則多布耳目更
以刺得其陰事凡若干狀與御史顔合筴上疏按狀𣪍
其人坐廢徙削籍盖中土家像顔耿以朝夕祀不爽也

於是有司第耿公功當遷而又會吳關兵使者耿公遷又奉璽書來治吳四郡兵屬兵久且弛武吏內恬嬉貌支吾其上盜魁奪吏權而事事桴鼓晝起城市中莫敢問耿公奮曰逐麋之犬寧顧兔耶吾且先其魁復與御史温合筴窮按建魁獄之餘黨鉤累就法無遺吳大治而又會上谷關兵使者有司念以上谷視吳重乃耿公又遷上谷兵使者業治裝都御史御史私熟計曰耿公誠才縣官誠急才柰何困天下事一人使踣頓逆道也遼

左重則走耿逮左中土重則走耿中土吳重則走耿吳上谷重則走耿上谷假令事卒蝟起是安能四得耿而應之且海將汛矣其為吳請耿公耿公固謝曰不可吾為人臣子安所避難為春有汛吾姑母即行以畢春而行猶及秋也吾以春障吳而以秋障上谷亡害耳居無何倭果大至數餘皇軍於沙耿公檄戈船郭將軍田將軍分道角襲其左右而身出駐海節度之遂大破賊所俘殺殆盡耿公上事幕府訖度無後冦始請行曰不穀

敢一飯忘上谷哉耿公所治吳其所坐而鎮者曰吳之太倉於是太倉之大夫士耆老出祖公司馬王子舉爵曰以鄗邑之無良不足長有君子也公幸無忘吳終撫之為之賦鴻鴈耿公憮然曰不穀志也有君命在非所度也梟曹子賦出車之三章耿公曰請率吾子之誨勉之以無辱師梟徐子賦無衣耿公起謝曰子余兄也守周子賦彤弓耿公曰日沙之役諸將士之力也不穀其敢奸之比曹曹子賦北山耿公曰吾子之惆不穀深矣

不穀寔致身焉史王子乃賦小明之卒章士王子賦申伯曰公之先則有中丞治常平漢庾是盈營平鑰北門好時定東方美陽蕩北胡定公掃金徼伯宗固車師煌煌丹石若若青紫帶礪之榮東京終始耿公其亦奄有舊封乎而廓大焉公曰侈矣子之言不穀之捍邊也儲胥吾吏民而祖席之請辭功於是世貞兄弟聞而歎曰諸君子之善頌祝也其各有志乎耿公之善答也其任事純也其居績抑也其慮難仁也君子哉遂序以為公

別

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鄜序

歲乙丑之春吏部臣言吳四郡治兵使者耿公習北事宜調去為上谷治兵使者已復言東昌守河中馮公故為常熟令賢習南事又理大郡稱良二千石最宜遷遷為吳四郡治兵使者歲之嘉平月吏部臣復言延鄜關治兵使者馮公於西事尤習宜調前後俱報可始馮公奉璽書來按吳吳中人雅已知公常熟時政則人人大

喜加額言上念我子我馮公所以恩澤吴民甚厚馮公亦欣然思取故所卵翼之餘與波及者而衽席之其他規調兵食築城堡劑賦役盈庭之造大事斧斷小事理解雖山川草木若有慹於馮公之貌而色飛者乃一旦奪之即盧扁操樂石使吴人瘠而秦人肥於吴奚賴焉吴士大夫父老謀欲尼馮公行不可得則相率請王子謂輦上君子忽不念重地而輕來往我公一旦島豈乘蹻汎嶔崎之艑宵抵步而晨虔劉人於郡郛之外疇為

折衝哉且業已稱耿公習北事則胡不前北耿公以馮公習西事則胡不前西馮公又以馮公嘗令常熟習南事則胡不終惠我馮公一歲間更汗渙之號徒令賢者匍匐道路為也夫西周不過數大郡地耳以張仲山甫為之內則東帥申伯南帥召虎北帥尹吉甫鼎分諸賢而三應之今幸稱全天下故不至之才柰何龊龊南事急則馮公南西事急則馮公西卒不幸南與西俱急安所取兩馮公哉王子無以應徐而曰諸君不見夫天駟

之驥乎朝秣越而力刷燕其用良也又不見夫佽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剸犀兕急欲悉其材也夫國欲亂則賢者常逸國欲治則賢者常勞勞非所以異賢者然使宰物之柄優賢者以虗禮而不竟其才賢者苟於逸而有所不竟於志此非治徵也人主之所注斶則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而唯恐後急欲竟賢者之秘而忘均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遂竟其秘此治徵也且諸君亦知所以西馮公意乎内意誠重西在

宋慶歷則有若范文正公明成化則有若俞肅敏公正德則有若楊文襄公今則有若王恭襄公及大司馬楊公皆由西帥入政府握樞要楊公公鄉人也能無意公為其後哉雖然亦偶重西耳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顧又安知公不以中丞之節終惠吳也士大夫父老意得去乃儌叙余言以為馮公别當别公則耿公亦已超為中丞撫三輔矣

送少宰汶上吳公還南大宗伯序代太宰公

夫賢者利益人國豈不章章著明哉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人主之所以曲盡賢者之用而賢者之所以得盡其益其大者不過秉握藻鑑雍容儀表之地而已藻鑑之地其為益若甚切然日偲偲焉役吾之所是非以求合世之賢不肖吾識時有盡而物情恒無盡其為用則甚勞雍容儀表之地其為益差緩然吾恒據其樞而天下之賢者思益精白其行以求合吾之是其不肖者不敢不祓濯其故以求避吾之非其為用則甚逸

其勞逸雖不同其為利益人國一也雖然吾欲用其勞
於藻鑑之地可一日而勉畢其技吾欲用其逸於儀表
之地而使天下之士默回行而嚮道此非可以日計月
積也昔在漢武帝時舉國家之大柄悉付之公孫丞相
張大夫而汲長孺徒以議論風采備九卿位耳及淮南
事起海内幾為之震動而其所逡巡畏縮而不敢發者
乃不在丞相大夫而在長孺何也唐楊文貞之始為秩
宗為太常也一丞郎耳爰立之命下而嚴貴如汾陽横

怗如黎尹為之貶損而恐後又何也此則地緩而人重養深而得逸之驗也吾持是説以求今之人而得吾汶上吳公者始吳公為都御史撫真定皦然持三尺提衡吏民貪墨望風而觧綬去者不可勝計持論抗當道少所抵牾即飄然自免漁樵於山澤者十餘年海內之士思一望見顏色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屬先皇帝有所更始謀之鼎鉉悉召用諸耆碩吳公始慉然起佐御史臺遷為吏部右侍郎是時江山毛公為左侍郎先帝不

以余愚無似使待罪二公之間相與旦夕講求所以無負藻鑑者二公亦不以愚無似而惠教之驩然得也乃隆慶之春正月毛公遷南京吏部尚書又三月吳公復以資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去尚書八坐大臣固稱尊重於故而禮部則於職稍以簡由北而之南則又稍以遠不唯余之愚無似以不能事公旦夕為恨而朝之大夫士意若輕去公於藻鑑之地而緩收其益者嗚呼亦復有以儀表之說為天下賀有吳公者乎夫南都主上

所倚腹心地也其賢薦紳先生居恒傳節義識說月旦乃吳公至欣欣矣諸叅佐而下貲郎入者得無猶守芑直錢通爲乾沒乎纓弁甲里之裔得無稱平陽籍隂鄧漸臺其居游龍其輿馬乎旁郡邑卓瞯之豪得無猶尚鳴瑟跕屣黄金爲游說乎彼其軒軒自若以縣官遠卒無能難我不倭竊有望於吳公之爲長孺文貞也夫霜霰發而癉祲消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其利益國家豈淺淺哉詩不云乎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公委蛇而過毛公

其以不佞之說進不佞則姑為公居其勞者相與交勉之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七